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防暴装甲车中队——

重回故地再出发

■何 俊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马嘉隆

连队名片

中队前身为红31军93师279团2营5连，先后参加鄂豫皖苏区、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，能攻善守、敢打硬仗，被红四方面军授予“攻如猛虎，守如泰山”荣誉称号。

长征路上，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，连队奉命牵制川军主力，先后强渡嘉陵江、仰攻剑门关、决战百丈关，多次担负阻击掩护任务。奋进新时代，中队传承红色基因，紧贴使命任务，投身转型建设，在应急处突、战备执勤、抢险救灾中勇挑重担，以铁甲雄风守护红色热土、续写新的荣光。

胜利之光·一线寻访

雪山巍巍，红旗猎猎。甘孜会师纪念广场上，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防暴装甲车中队正为刚下队的新兵授予“红色编号”。

这支部队前身为红31军93师279团2营5连。90年前，他们奉命坚守茫茫山区，阻击追兵，为红二、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提供安全屏障。2016年，部队移防，他们重回红色故地，守护这片雪域热土。

面对荣誉战旗，列兵万朝阳郑重宣誓：“我一定扎根高原、精武强能，绝不给单位抹黑。”

仪式结束，一场防暴演练随即展开。装甲车轰鸣疾驰，道道车辙印刻在高原之上，一如昔日红军远征的足迹。

“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。”中队指导员徐自擎说。

前进路上，满眼都是那抹红

茫茫旷野中，一面鲜红战旗指引前进方向。

甘孜会师90周年之际，中队组织“重走长征路”现地教育活动。层峦叠嶂间，沿着当年红二、六军团走过的雪山垭口、草原牧区，徒步行军25000米。

1936年的甘孜，是中国西部最荒僻的角落之一。红二、六军团接连翻越十余座雪山，1000多名战士长眠于高原。甘孜会师后，红军将士进一步统一思想，翻越雪山草地北上，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。

“重新走在茫茫群山草地，更觉个人渺小。身体上的疲劳尚能克服，更难的是对前路未知。如果脱离了党组织，人就像一叶孤舟。”交流分享时，二级上士唐庆说。

那年，部队移防，唐庆跟随队伍一路向西，直抵海拔3500多米的甘孜。高原反应让官兵头晕目眩，辗转难眠。寒风刺骨的训练场上，每一分钟都是对意志的考验。他心生退意：“这样的日子，真的是我要追寻的‘红色人生’吗？”

一次5公里武装越野考核，中途突遇倾盆大雨。跑到4公里左右，唐庆体力透支。班长杨茂昌的手稳稳托住他的后背：“挺住！看着前面的战旗，跟我们一起冲！”

唐庆艰难抬眼，盯着风雨中鲜红的旗帜，咬牙冲过终点。“从那以后，每逢集体课目考核，我们满眼都是那抹红，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”

1986年，军队编制调整，为永远铭记红色根脉，当时的连队官兵制作了一面连旗。此后，历史的接力棒传到该中队官兵手中。每逢新兵下队，他们都要在连旗前庄严宣誓；每逢执行重大任务，中队官兵都会让旗帜飘扬在最前沿；每逢总结表彰，模范典型一定要到连旗前合影。

这次“重走长征路”，中士义西江才扛着高3.8米、重10斤的旗帜走在最前面。他从川西大山走出，刚入伍时普通话说不标准，训练场上也常慢半拍。班长龙启运带他反复练，一遍遍示范。战友们茶余饭后陪他聊天，训练间隙为他示范动作，行军路上帮他背枪。指导员一句“当兵就是要守护万家平安”，让他更加坚定了从军报国的选择。

如今，义西江才已成长为政治坚定、本领过硬的党员骨干，在上级举办的军体运动会上夺得单项第三名。

再硬的骨头，都要啃下来

一场大雪过后，一级上士何涛再度出发，驾车驶向山路。

作为中队“高原驾驶攻关小组”牵头人，每一次恶劣天气，在何涛眼中都是锻炼机会。“高原地形复杂，如何让新驾驶员加速生成战斗力，是必须攻克的难题。”

他自购多本专业书籍，和战友们结合网络资料反复研读。白天训练、晚上研学，挑灯夜战整理出数万字笔记，逐项分析不同海拔、气温、路况下的车辆操控参数，最终攻克高原冰雪路面制动、陡坡急弯操控等多项技术难题。

能打硬仗，是中队血脉中流淌的硬核基因。长征路上，中队前身于1935年3月29日拂晓前强渡苍溪以北的鸳溪口，与友邻部队一起以少胜多，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。此后，连队又作为主攻分队直插剑门关，在炮火支援下攀援峭壁，仰攻险隘，连续战斗至黄昏。

“敌众我寡之际，前辈们一次次决死冲锋，铸就出我们中队勇敢无畏的作风。”中队长康聪聪说。全体官兵始终秉持一个信念：再硬的骨头，我们都要啃下来。

那年，中队转隶移防高原不久，就代表总队参加上级组织的火力分队大比武。初上高原，营区周边甚至尚未建成合适的专业靶场。官兵在乱石丛生的坡地上开辟临时阵地，用石块标定射向，用简易器材设置靶位，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坚持高强度训练。

雅砻江的一条支流，穿过靶场中间。山上冰川融水，凉得刺骨。每次布设靶场、回收靶标、捡拾弹壳，官兵都要挽起裤腿蹚水过河。

一次极限课目训练中，装备突发故障。比武在即，装备损坏、进度受阻，担心、迷茫、疲惫一齐涌上心头。“最难熬的时候，是先辈的战斗故事，给了大家动力。”何涛说。

百丈关战役后，中队前身奉命在芦山、天全一带山区继续阻击追兵。时值严冬，山上没有粮食，没有弹药。先辈们在雪地里找野菜、啃树皮，有人冻死在哨位上，有人饿死在行进途中，但没有一个人逃跑和退缩。

以先辈们为榜样，火力分队官兵互相鼓励、咬牙挺住，继续顶着烈日、蹚着冰河、忍着缺氧，在阵地上苦练。最终，他们在比武中荣获佳绩。

永远保持革命前辈那股英雄气

星河低垂，照亮战士冲锋的脚步。

上等兵韩德鑫每晚都要绑上沙袋，加练跑一个10公里。自从在军体运动会上“折戟”后，这样的训练强度已是常态。

前不久，上级组织全能项目比武，韩德鑫主动请缨。某课目比拼中，他不慎肩部肌肉拉伤。随后的5公里武装越野考核，他咬牙冲刺，一连反超几名参赛队员。刚跨过终点，就被战友们扶到医务室输葡萄糖、吸氧。

“没能给中队夺得荣誉，我很对不起大家。”得知自己并未拿到比武名次后，躺在病床上的韩德鑫非常难过。徐自擎安慰道：“尽管成绩只排在中上，但保持住这股冲劲、血性，就无愧于红军传人。”

胜固可喜，败亦不馁。铁血征程上摔打出的这股百折不挠的顽强作风，正是中队一代代官兵浴火锻造、走向胜利的鲜明底色。

翻看中队红色家谱，三段悲壮战绩令人动容——

1935年5月，土门战役，中队前身奉命执行阻击任务，利用峭壁构筑3道防线，顽强抗击敌军，以全连仅余37名战士的巨大牺牲，换取主力部队完成战略转移。

5个月后，连队随红四方面军右纵队，沿大金川南下主攻绥靖、丹巴，因山地强攻和高原缺氧，战役结束时全连减员达60%。

又1个月后，百丈关决战，连队在严寒与极度饥饿条件下与敌殊死搏斗七昼夜，剩下的官兵缩编为一个加强排。

时隔不过半年，连队官兵先后3次牺牲过半。徐自擎说：“我们连队当年每一场仗都打得很艰难，但从来没有被打垮。每一次缩编，缩不掉那股劲；每一次失利，磨不灭那份斗志。”

征途漫漫，从来没有好打的仗。

2025年底，参加武警部队军事训练达标考评，在车载战斗员对隐显目标射击课目中，他们取得99分，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此前，由于刚搬到新营区，各项任务繁杂，在总队组织的一次摸底考核中，他们仅得了70多分。官兵们没有自暴自弃。随后2个月，他们像钉子一样铆在射击场上，早出晚归，风雪无阻。

冬季高原，昼夜温差极大。白天晒得脱层皮，晚上冻得瑟瑟发抖。冷热交替下，部分官兵咬牙坚持，磕磕碰碰时有发生。

列兵王常康双手有5处疤痕，正是那段时间留下的“勋章”。记者问起，他不以为意：“操枪时动作大了一些，蹭到哪里就裂个口子，没什么。”

当年的红军前辈，为了给国家和人民找出路而殒身不恤。“新的征程上，由我们接续守护他们用热血换来的山河，更要愈挫愈勇、百折不挠，不惜一切守护祖国和人民安宁！”王常康坚定地说。



从来没有好打的仗

■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防暴装甲车中队指导员 徐自擎

述说·我讲战史课

最硬的骨头，我们啃。最苦的战位，我们顶。

这句话不是挂在中队墙上的标语，是先辈用血写下的誓言。

1935年10月8日，我中队前身——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9团2营5连，随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南下，目标是攻占绥靖、丹巴。

河对面的敌人，依托碉堡群死守。峡谷两侧都是绝壁，正面只有一条窄路，被火力网死死封住。

营里把主攻任务交给了5连。时任连长站在阵前说：“咱们连，就是来打头阵的。”

那天拂晓，5连沿着峡谷摸上去，突然发起冲击。川军的碉堡修得又矮又厚，射孔很低，子弹贴着地面扫。第一次突击，牺牲了3个人。第2次，又倒下了5个。

全连把炸药集中起来，组成爆破组，一段一段往前推。推进很慢，一个碉堡炸掉，下一个还封着路。到第3天，全连伤亡已近三分之一。

五班长带着爆破组向前冲，左臂中弹，骨头碎了。卫生员要拉他下去，他甩开手，自己用牙咬住绷带扎了一下，继续带队往前。

副班长带着炸药爬到敌碉堡侧面，子弹打断了他的腿。他拖着伤腿爬了十几米，把拉燃的炸药包塞进射孔。爆炸掀起的碎石落下来，他再也没有站起来……

丹巴终于被攻克，可全连只剩不到一半的官兵还能站着。没有休整，补充了几十名新兵，配了些弹药，他们又继续向前。

百丈关，打响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惨烈的一仗。敌人集中了80个团10余万人，配合飞机重炮，在方圆十几里的丘陵地带发起全线反击。

7天7夜，阵地反复易手，5连死守不退。水田里的水被血染成暗红色，尸体层层叠叠，分不清敌我。

到了第7天黄昏，接防部队上来时，5连还能站着的官兵，不到40人，缩编成了一个加强排。

一次一次缩编，一次一次重新站起来。连队官兵的骨头，从来没软过。

从来没有好打的仗。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，是从不在失败面前低头。

当年那些先烈，绝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。但他们留下了一样东西——打不垮、压不倒、折不弯的精神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到今天。

（何俊、本报特约通讯员洪福乐整理）

回眸·我的长征观

团结一致，勇毅向前

■本报记者 马嘉隆

独行快，众行远。伟大的远征，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，而是党旗引领下的同舟共济。长征的胜利，是党的团结的胜利，是红军将士同心同德、并肩战斗的胜利，更是一部全军上下听党指挥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的壮丽史诗。

江西瑞金、河南罗山、湖南桑植、四川苍溪…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红军陆续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。同一种信仰，同一个目标，让天南海北的红军将士亲如兄弟。

你看——达维会师，红四方面军到镇外安营扎寨，将房子让给刚刚翻越了夹金山的中央红军；甘孜会师，红四方面军提前为远道而来的战友备好粮食、牛羊，腾出房子，烧好开水；会宁会师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把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赠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，掌声、笑声如春雷响彻古城。

会师，不是简单的碰头。它是力量的汇聚，是方向的校准，是信念的点燃。这些感人至深的场景，生动诠释了红军将士听党指挥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的崇高品质，也深刻昭示我们：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才能胜利。

跨越千山万水，历经千难万险，在一次次逆境绝境中，红军官兵生死相依、共渡难关。面对残酷的雪山草地，他们相互搀扶，把最后的干粮留给战友，把御寒的羊皮让给体弱的同志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他们互为后卫、争当先锋，以血肉之躯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。

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，而是一支队伍的自觉。因为胸怀大局，故能超越“小我”，为革命事业燃尽最后一滴热血，让一己之光汇聚成照耀前路的火炬。

恰如会宁会师时，朱德总司令代表中革军委强调所言：团结是至关重要的，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，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。历史雄辩地证明，没有党的坚强领导，没有全军的团结统一，就没有长征的胜利，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。

团结不是没有分歧，而是有了分歧，听党的；不是没有困难，而是有了困难，一起扛。长征路上，一次次会师，一次次整编，一次次出发，靠的就是“团结”二字。

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团结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。个人的浪花，唯有融入革命的洪流，方能愈挫愈勇，绵延不绝，势不可挡。也只有在集体的感召引领下，才能坚定前行的方向，凝聚必胜的信心。

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、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。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，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心、众志成城，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。

广大官兵只有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“一块坚硬的钢铁”，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方能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底气，获得百折不挠的韧劲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汇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，走向更加光辉的远方。

版式设计：方 汉、杨 磊
图片提供：康玉林

心语回响

扛起责任 当好排头

■中士 郑兴华

回望长征漫漫征途，无数先辈翻越雪山、跋涉草地，凭着奋勇争先、向险而行的信念冲破重重绝境，用脚步铺就胜利之路。硝烟远去，征程永续。作为中队骨干，我深知肩上多了一份带头的责任，一言一行都关乎集体的士气风貌。训练场上敢吃苦、日常养成严自身、战友之间多帮带，我更要自觉把职责使命扛在肩头，事事冲在前、干在先，把长征中那股不怕难、敢争先的劲头落到每一天、融入每一项任务。

扎根高原 不负荣光

■下士 曾朝铭科

长征的辉煌，是红军将士踏尽千难万险拼出来的。我的爷爷也是一名老红军，他的故事从小就在我心中埋下了红色火种。高原条件艰苦，我和战友们常年直面高寒缺氧、风霜无常的考验，但环境越是艰苦，越能考验意志、磨砺心性。如今营房换新，训练生活条件比以往好了，但艰苦奋斗精神一刻不能丢。作为基层普通一兵，我将传承红色血脉，扎根高原，认真完成每一次训练、履行好每一项职责，在川西高原苦练过硬本领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，不负先辈荣光。